

独家联办单位: 宁德市文化和旅游局 清新福建·山海宁德 Refreshing Fujian Shanhai Ningde 魅力闽东与您相约 协办: 蕉城区文旅局 福鼎市文旅局 福安市文旅局 霞浦县文旅局 寿宁县文旅局 屏南县文旅局 古田县文旅局 周宁县文旅局 柘荣县文旅局

石有神

谢宜兴

蕉城虎贝镇,有村叫“梅鹤”,单凭这一名字,便足以令人神往。“梅鹤”二字,自然让人想起那个隐居西湖孤山种梅养鹤、“以梅为妻以鹤为子”的诗人林逋。而梅鹤村名的由来,还真源自于他。梅鹤村和相邻的文峰村,一南一北,原来都叫石堂,古有“石堂三十六村”之说,至今已近千年历史。因梅鹤村民大多姓林,称“石堂林厝”;文峰村民姓黄,称“石堂黄厝”。明末清初,因敬慕同姓和靖先生“梅妻鹤子”的淡泊人生与隐逸情怀,“石堂林厝”将村子更名梅鹤。而“石堂黄厝”看重村前文笔峰,村南山名改为文峰。有观点认为林逋终身不娶,只是佳话而非事实。甚至指其后人分别在奉化与日本,曾经会师杭州寻根孤山。其实,“梅妻鹤子”已成一种文化符号,深究林逋侍梅伴鹤前是否娶妻生子,或者身后是否按民俗过继孩子接续香火没有意义,但他确实被美化了,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世外隐者。著名学者夏承焘也认为,“林逋不是完全遗世绝俗的人”。可我更愿以出世情怀入世生活的林逋,那是“疏影横斜水清浅,暗香浮动月黄昏”的林逋,也是“君泪盈,妾泪盈,罗带同心结未成,江头潮难平”的林逋。因此,对于梅鹤之行,我怀有期待。——它是林逋的诗人情怀穿越时空的投射之地;在梅鹤与文峰还没有从石堂分开之前,还是南宋诗人、理学家、教育家、天文学家陈普故里。在初春的轻阴薄寒中,我们来到梅鹤。车子径直开到村西的花桥旁,当地村干部指着墙上的村庄全景图、导游图和民国时期的县域地图,向我们介绍石堂的变迁与梅鹤的历史。绕村而过的九曲唐溪像是配合解说,从花桥下静静西去仿若流年。花桥是宁德境内最古老的石拱廊桥,原名登龙桥,沉字桥,始建于北宋崇宁五年,清乾隆四十三年重建,更名花桥。有“宁阳第一桥”之誉,可以说是梅鹤村的形象大使。而这,却是缘于一个梅鹤人津津乐道、经久不衰的传说:宋大儒朱熹与后学



梅鹤村 李德甫摄

陈普在花桥上的“千古唱和”。相传宋淳熙年间,朱熹路过石堂,渴饮泉水觉有墨香,预感此地日后将出大儒。一时兴起,在建造中的登龙桥上尚未架起的木梁上,写下“紫阳诗谶石堂名彰千古”,墨迹木中,刨之不去,“沉字桥”因此得名。七十年后,当地学子陈普与友人同游此桥,见桥屋梁上只有上联,灵感忽至,对上“玄帝位尊金阙寿永万年”,上下联对仗工整,成就了与朱文公穿越时空的“共同创作”。花桥两头有两座宫庙,北端是林公宫,南端是东岳宫。林公宫大门紧闭,我们穿过花桥来到东岳宫。东岳宫始建于元代,原是石堂谢家祠堂。明永乐四年,石堂谢霖考中进士,选为翰林庶吉士——庶吉士虽非官职,却是皇帝身边近臣,进入内阁的“跳板”,如张居正、曾国藩都曾是庶吉士。因此,传说是谢家出任徙居别处,也有说是后来蒙难迁往他乡。总之,最后弃用的谢家祠堂被改成了如今的官庙。东岳宫也是梅鹤村引以为傲的一处风景。建筑由门楼、敞廊、偏房以及三座并排的大殿组成,规模不大,但门楼建筑颇具特色,四层如意斗拱叠涩出檐。叠涩是一种古代砖石结构建筑的砌法,逐层堆叠,传递负荷,增加美感,多层叠涩拱常见于砖石塔等砌筑,在门楼中不多见。还有宫门前的抱鼓石及门枕石系木质漆面,更为罕见。集佛、道、儒三教于一体是东岳宫最特别之处。踏进宫门,但见三间大殿不仅供奉东岳大帝、温、康元帅及陈靖姑,如来佛祖及观音、弥勒,还有朱熹、陈普。在乡下,老百姓把佛、道混同是常有的事。你问一个烧香磕头的老婆婆,她会告诉你,佛就是菩萨,菩萨就是神仙,他们都是保佑平安发财的。民间信仰中,为神者必是好人。在福建,林默娘成了妈祖海神,陈靖姑成了临水娘娘,林亘成了林公大王,他们同样都是为民除害、救苦救难,得到百姓崇拜、朝廷赐封。这种看似粗陋的信仰形态,实则有着潜藏的世俗引导与价值指向。老百姓求神拜佛讲求实用。不管是佛是道,“灵验就拜,不灵拜拜”。求运求财、祈福消灾,在他们眼里神是万能的。不求灵魂救赎,但求现世安乐,这种信仰态度很有韧性,它是正统宗教的异数,却是乡土文化的常态。因此,对于梅鹤东岳宫里儒释道融合共处,我一点不诧异。让我感动的是他们把乡贤陈普也作为一尊神供奉其中。陈普,字尚德,号慎斋,宋淳祐四年出生于石堂(今文峰村),世称“石堂先生”。在一首就以《石堂》为题的诗中,他写道:“仙佛人言是一家,好分半席共烟霞。”这句诗在东岳宫里读来,仿佛预言。陈普青年时曾就学于浙东崇德书院,受业于韩翼甫门下,算是朱熹的三传弟子。把朱熹和陈普供奉在一起,促成他们从沉字桥上的隔空唱和,到东岳宫里的同室交流,倒是一次难得的成全。我想,石堂乡人把“石堂先生”作为神来供奉,那是对其智慧灵性的钦佩,品行节操的景仰,学问功业的敬重,求真精神的尊崇。当然,也是一份乡情的重塑再造——陈普七岁时,于田间嬉戏,见白鹭飞止,即兴《咏白鹭》:“我在这边坐,尔在那边歇。青天无片云,飞下数点雪。”一个少年如此的想象力与诗才,其慧心与灵气让多少诗翁望尘莫及。南宋灭亡后,元朝三度诏聘欲起用陈普,可他坚辞不就,以宋遗民自居。“白云生远岫,明月照清池。不问尘世事,免撩世俗流。”《山居》的日子,高洁自守。“山河千里远,故国几多愁。……丹心昭日月,誓死不言休。”《冬日感怀》故国,怀念之情,捍卫之心跃然纸上。陈普学问精深,著述甚丰。数百卷作品今多散佚,仅存《石堂先生遗集》等二十余卷。宋亡后,他先在石堂仁丰寺设馆倡

魅力乡村

屏南巴地村“火凤凰”：浴火千年照畬乡



▲浴火高飞的巴地“火凤凰”

暮色四合,鹭峰山脉的褶皱里,屏南县甘棠乡巴地畬村的广场上燃起熊熊篝火。畬族少女的银饰在火光中叮咚作响,游客与村民手挽手围成同心圆,竹竿敲击青石板的脆响和着古老的畬歌。突然,一声铜锣震碎夜色,人群屏息凝望——数名畬族汉子手持四五米的竹竿奔出,竿头铁笼内炭火炸裂如熔金。竹竿起落间,铁笼化作流星腾空炸裂,火星如瀑布倾泻,又似金蛇狂舞,在夜空中勾画出一只翼展十米的火凤凰。它时而低掠如虹,时而扶摇直上,尾翎拖曳的流火点燃了整片苍穹。游客王先生举着手机喃喃:“这哪是表演?分明是古老文明在星空下复活的史诗!”这震撼人心的奇观,是畬族与火对话七百年的生命诗行。然而上世纪六十年代,这项绝技因历史尘封而中断。直到2018年,村民蓝长波、蓝振源等人依据父辈口述历经百余次试验,终于重现半世纪的火凤凰浴火重生。他们将传统左右摆动改良为螺旋升腾,让火星在气流中驻留更久,凤凰形态愈发灵动磅礴。表演中,将炭火装入铁笼,通过长竹竿操控火笼旋转升空,火星随气流四散,形成凤凰展翅、流星坠地的奇幻景象。巴地村是屏南县唯一的畬族居住的行政村,凤凰是畬族的图腾,而舞“火凤凰”,是巴地畬家传承至今的特色民俗活动。巴地古村建筑以土木结构为主,为避免引发火灾,巴地畬族先祖认为,举行“舞火凤”仪式,寓示着火已经燃过,来年可消除火患。这种朴素的生存哲学,如今化作乡村振兴的文化动能。当地政府以“火凤凰”为核心,打造出“非遗+文旅”融合模式。漫步村中,古韵与现代的交织随处可见:畬族木牌楼矗立村口,老宅被改造成民宿,壁画和青石板阶梯指引游客探寻“凤凰浴火”。巴地村跳出了“景区化”的窠臼,成为活态的文化博物馆——游客触摸的不仅是风景,更是流淌的族群记忆。



▲游客与畬族姑娘跳起“篝火舞”

夜幕下的巴地村广场上,篝火熊熊燃起,身着民族服饰的畬族村民与游客手拉手围着篝火载歌载舞,欢笑声、呐喊声不断。结合“火凤凰”表演,该村推出了畬族特色表演,竹竿舞、篝火舞体验,进一步提升观赏性和参与性。蓝长波说,现在村里会舞“火凤凰”的约有30人,希望持续改善技艺、提升道具,让“凤凰”更好地呈现于大家面前。“畬族火凤凰习俗”是福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,也是巴地村撬动“文化古村游”的重要支点。近年来,巴地村深入挖掘畬族文化内涵,不断传承畬族歌舞与民俗,大力打造产业鲜明、风情独特的畬族特色村寨,促进当地旅游产业发展。全域联动,串联起了屏南县南部“小梨洋—巴地—漆下”旅游带,实现“日游古村、夜赏火凤”的沉浸式体验,带动提升周边村庄的住宿、餐饮业发展。2024年的巴地村,火凤凰已从民俗仪式升华为当地文旅IP。数据揭示着巨大的变化:28场常态化演出吸引游客超2万人次,对于小广场的容纳量来说,这意味着场场爆满。如今,巴地村聚力打造“火凤凰夜游经济项目”,将畬族“火凤凰”表演变成每周一次的常态化表演,吸引着四面八方的宾朋。翻飞的畬族银饰与夜空中洒落的万颗星火交织成新春交响。外地游客李女士体验竹竿舞后感叹:“这不是表演,是畬族人把生命热情泼洒给天地看!”当最后一粒火星隐入夜色,巴地村的夜灯次第亮起,戏台上的凤凰剪影与苍穹遥相呼应。这个曾困于人口外流的畬族古村,如今借火凤凰完成华丽转身——非遗不再是博物馆的标本,火凤凰的每一次振翅,都在点燃乡村振兴的希望。屏南的实践昭示着:当传统与现代真诚对话,最古老的火焰,也能点燃最璀璨的星辰。 □本报记者 郑霄文/图

蕉城赤溪: 600多株樱花盛开 引游客共赏春光



游客用手机拍下樱花美景

近日,蕉城区赤溪镇文昌阁周边迎来了樱花盛开的季节,600多株樱花竞相绽放,将这片乡土装扮得如诗如画,美不胜收。这一壮观景象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,共同感受春暖花开的美好时节。日前,记者走进文昌阁,一株株樱花亭亭玉立,繁花似锦。粉白相间的花朵在阳光下熠熠生辉,仿佛一片片粉色的云霞,绚丽夺目。微风吹过,花瓣轻轻飘落,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花香,令人陶醉。游客们漫步在花海间,或驻足欣赏樱花的美丽,或拍照留念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。据本地居民黄先生介绍,这里的樱花不仅数量众多,而且品种多样,每一株都有其独特的韵味。樱花盛开期间,每天都有大量的游客前来观赏,为这片乡土增添了无限的生机与活力。游客王女士表示,她是通过社交媒体了解到这里的樱花盛开情况,特意赶来观赏的,这里的樱花非常美丽,让她感受到了大自然的神奇与魅力。春暖花开,正是出游好时节。快来赤溪镇文昌阁周边,与600多株樱花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春日时光吧! □黄璐 褚子强 文/图

犀溪竖灯茶韵

“袂服华妆处逢,六街灯火闹儿童。”元宵节,是一场光与影、古与今交织的绮梦,从岁月深处迤邐而来,带着团圆的温馨、节庆的欢腾,点亮了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山河。在闽浙交界的寿宁县犀溪镇犀溪村,这里的元宵节节庆习俗——竖灯茶文化十分独特,让人记忆深刻。该习俗诞生自清康熙后期,历经三百多年时光仍历久弥新,成为犀溪村最具特色的文化标识,吸引了许多境外游客驻足体验。今年正月十五元宵节,笔者走进犀溪村的大街小巷,不时可见居民楼前竖着一根枝叶茂盛的毛竹,毛竹之上绑着形态各异的七盏花灯。看到这个竖灯,便表示主人家添丁了,不管是远来的游客还是周边村民、孩子都可以来家门口领取糖果,亲友可以前来祝福、欢聚喝茶。曾经,竖灯仅是叶氏族人专有的庆祝活动,随着时代发展,犀溪外姓村民不断增加,大家便也纷纷效仿,让这一文化习俗在更广阔的土地上生根发芽。每至元宵节,整个村子都沉浸在一种别样的喜庆氛围中。只要是前一年生育了小孩的家庭,尤其是添了男丁的人家,便成为全村关注和庆祝的焦点。元宵节前,亲朋好友自发地汇聚在一起,怀着满心的期待与喜悦,前往竹林,精心挑选一棵正值壮年、粗壮挺拔的毛竹,将其连根挖起,大家齐心协力抬回家中将底部的枝叶稍作修整,挂上七盏大红灯笼后竖在家门口。这七盏灯形态各异,蕴含不同的寓意与祝福。第一盏是圆润饱满的寿桃灯,希望新生命与家人阖家福寿绵延。第二盏是灵动活泼的鲤鱼灯,象

